

卷五

書名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撰者 唐 魏徵等 奉敕輯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纂-纂言
索書號 貴重-33
編號 C5884000

羣書治要卷第一

周易

乾亨利貞文言備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終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虞下

體極居上體之下純終下道則居上之德
廢修上道則處下之體曠故終日乾乾至

于若九揚備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行不躍而在

也乎欲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
以位叙以至德而處盛位

不萬宜乎上九亢龍有悔彖曰大哉乾元萬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88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群書治要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5 四

0 1 2 3 4 5 6 7 8 9 5

五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羣書治要卷第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春秋左氏傳中

宣公

二年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禦之將戰華

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

羊子爲政

疇昔猶前日也

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

師故敗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厚斂以雕牆彫畫也從臺上

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

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筮屬趙盾士季患之

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

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

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

之簪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

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

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

臣賴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

之鉏麇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

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

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

此不如死觸槐而死槐趙省庭樹晉侯飲趙盾酒

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趙盾曰

臣侍宴過三爵非禮遂跳以下公噤夫葵焉

明搏而殺之

犬也

有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

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為已用也

闕且出趙穿攻靈公於桃

園穿趙有之從父昆弟子

宣子未出山而復

晉境之山也

聞公執而還

大史書曰趙有殺其君以示於朝宣

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

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

不隱有之罪

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

惡

善其為法屈也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

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王孫滿周大夫

楚子問鼎

之大小輕重焉

示欲逼周取天下也

對曰在德不在鼎

昔夏之方有德也

禹之世也

遠方圖物

圖畫大山川奇異之

物而

貢金九牧

使九州之牧貢金

鑄鼎象物

象所使

民知神姦

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

故民入川澤山林

魍魎罔兩

魍魎山神魎怪物罔兩水神也

莫能逢之

逢用能

恊于上下以承天休

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

桀有曾

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

雖小重不可其茲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天

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

之輕重未可問也

四年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

子文孫也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

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

逃乎遂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

楚國也日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

十一年楚子伐陳十年夏微舒弑君也謂陳人無動將

討於少西氏矣少西微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

舒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

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

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

皆僭公汝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

君其罪大矣討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

曰牽牛以蹊人之田

抑辭也蹊徑也

而奪之牛牽牛

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

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

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

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

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

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

於其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也

乃復封陳

十二年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

欲還

桓子林文

隨武子曰善

武子士會也

會聞用師觀

豐而動

豐罪也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

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代之服而

舍之德刑成矣代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

矣昔歲入陳

討微舒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

怨讟

讟謗也

政有經矣

經常也

商農工賈不敗其

業而卒乘輯睦

步曰率車曰乘

事不斲矣

斲犯也

為教

為宰擇楚國之令典

宰令尹為教孫叔敖

百官象物

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能用典矣其

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疎並用也

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

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也禮不逆矣德

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

之善經也昧昏亂也經法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始猶

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彘子成師先穀

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非文夫師遂濟楚子

北師次於管煢陽有管城鄭皇戌使如晉師曰楚

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子擊之楚師必敗欒

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

日不討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

無日戒懼之不可怠于日也在軍無日不討軍

實而由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

而卒無後蔑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

謂驕

歲哉也

先丈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

為老我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

老

不德謂以力爭諸侯也微要也

鄭不從楚人遂疾進師乘

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日先濟者有

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搦潘黨曰君盍

築武軍

築軍營以彰武功也

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積尸封土

其上謂之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

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

文字也

武王

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戢藏也櫜韜也詩義

武王能滅暴亂而息兵也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

和眾豐財者也

北武有七德也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着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也

令我使二國曝骨暴矣觀兵以

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

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無德

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

幾危也

而安

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

兵動則年荒

武有七

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

事而已

祀先君告戰勝

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

敬取其鯨鯢而封之為以大戮於是乎有京

觀以懲淫厲

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

今罪無

所

晉罪無所犯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

京觀乎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

子諫曰不可

貞子士渥濁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

在僖二十八年

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

有憂而喜乎

言憂喜失時也

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

也

歇盡也

因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

子玉

得臣也

公喜而後可知也

喜見於顏色也

曰是晉再克

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

成王至穆王也

今天

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

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

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言晉侯景所以

不失
霸也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

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纊也言

悅以
忘寒

十五年楚子伐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

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

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也川澤

納汙受汙濁也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所居瑾瑜匿瑕

匪亦藏也雖義王之賢亦或居藏瑕穢天之道也晉侯耻不救宋故伯宗為

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也君其待之待楚義也乃止使解揚如

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鄭人囚而獻

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乃許之登

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

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尔既許不穀而

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弃之速即尔刑對

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義

無二信欲為義者信無二命欲行信者君之

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賈廢又

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君死之成命

臣之祿也寡君也信臣已不廢下臣獲考考

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酈舒為政

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酈舒晉侯將伐之諸

大夫之皆曰不可酈舒有三僇才僇絕不如

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

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

黎氏之地三也中章潞賢人虐我伯姬四也

傷其君目五怙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

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

固其命審政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後

後有辭而討焉無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

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寒暑地易節

反物為妖群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盡

在狄矣晉侯從之夏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

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也亦賞士

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士子之功

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也羊舌臧悅是賞也

職辨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

庸用也祗敬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也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

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

造周不是過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十六年晉侯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

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臧曰吾聞之禹稱

善人孫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善人在上則

國無幸民諺曰民幸國之不幸是無善人謂

也

成公

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師敗仲

叔于奚救孫桓桓子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

以邑

賞干奚也

辭請曲縣

軒縣也

繁纓以朝許之

繁纓

馬飾皆諸侯之服也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器車服也名爵號也

君之所司

也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

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蜃蛤

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也

重器備

重猶多也

君子謂華元

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

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

謂文十八年殺母弟

須死則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言若

何用

臣為楚之討陳夏氏也

在宣十一年

莊王欲納夏

姬申公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

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若

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玉乃

止

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統角統角楚地

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

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

許之知莊子荀范文子士韓獻子韓諫曰不

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是

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

怒敵難當故不克也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二縣

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也若不能

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師之

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

以濟事子盍從眾蓋何不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

佐也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

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

善鈞從眾鈞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

眾矣三卿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言得眾從之義也

八年晉使侯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子餞之

餞逆行飲酒也

私焉

私與之言

曰大國制義

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

汝陽之田弊邑之舊也而用師齊使歸諸弊

邑

用師審之戰也

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

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

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言不復庸敬於晉也

詩曰女

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爽若也極

中也婦人恐丈夫不一其行也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

三其德也

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二

三猶喪配耦而况霸王乎將德是以

以用也

而

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趙武莊姬之子

莊晉成公女也畜養也

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

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

成季趙衰宣孟趙盾

而無後焉

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

祿夫豈無僻主願前哲以免也

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

願其先人以免禍耳

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

乃立武而反其田

焉

十六年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

子反

過申子

反入見申叔時

叔時老在申也

曰師其何如對曰德

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

器猶用也

德以施惠刑以

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

物上下和睦周旋不逆

動順理也

是以神降之福

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

敦厚龐大

莫不盡

力以從上命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

民不施惠也而外絕其好

義不建利

瀆齊盟

不詳事神

而食

話言

信不守物

奸時以動

不順時妨農業

而疲民以逞

刑不

正邪而苟快意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子其勉之吾不

復見子矣

言其必敗不反也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

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

衆散敗也在僖

十五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也在宣十二

年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

事今我避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

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

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也敵楚而已唯聖人能

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成則憂患生

盍釋楚以為外懼乎

襄公

三年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也稱

解孤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孤卒也又問焉對曰

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肸死矣晉侯曰孰可

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肸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

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

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

其偏不為黨偏屬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

其類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

行陳次也

魏絳戮其

僕

僕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

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之也對

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

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

僕人晉侯

御將伏劔士飭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

之使使臣斯司馬也

斯此也

臣聞師眾以順為武

順莫敢違

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

君合

諸侯臣敢不敬乎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

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

懼自犯不武不

敬之罪也

不能致訓至於用鉞

用鉞斬揚干之僕也

臣之罪

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

言不敢不從戮

請歸死於司

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

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

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

聽絳死為重過

敢以為請

請使無死

反役使佐新軍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也因

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

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

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

則携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弃

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

乃不可乎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之

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也闕過也於虞人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也

之箴虞人掌田獵者曰茫茫禹迹畫為九州茫茫遠貌畫分

也經啓九道啓開九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也在帝夷羿

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言但念獵

武不可重重猶數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

能恢大也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也告僕夫不敢斥尊

也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

絳及之乃后羿事也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

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登民狎其野穡人

成功二也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

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

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遠至邇

安五也君其圖之公悅使魏絳盟諸戎脩民

事田以時言晉侯能用善謀也

九年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

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也晉君

類能而使之隨所舉不失選得所官不易方

方猶其卿讓於善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

也其士競於教奉上也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

曰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也君明臣忠上

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

而後可若其圖之名諸侯伐鄭鄭從楚也鄭人行

成與晉成也

成與晉成也

十一年諸侯復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觸師

蠲觸蠲皆樂師名歌鍾二肆肆列也應鐘十六為一肆女樂二八

十六人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

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也

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

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

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

待遇接納不能濟河度河南服鄭賞國之典也不可廢

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

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師也使士

勾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

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瑩代將中軍士勾佐之勾今勝

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伐荀瑩

士匄佐之

佐如故

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

使欒黶

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也

辭曰臣不如韓起願

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

武自新軍超四等

韓起佐之

故也

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

黶亦如故

絳自新軍超一等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

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

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

夫刑法也

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世之

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

能者在下位則小貴尚而讓之

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說匪黜

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

功以加小人

加陵也君子在位者也

小人伐其技以馮

君子

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

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

由爭善也

爭自善也

謂之曾德國家之弊恒必由

之

傳言晉之所以興也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勅戒二子欲共

宴日肝不召肝晏也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公使

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

之三子衛群公子也公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師曠子野

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

君實甚良君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

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

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

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

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

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善則賞之賞謂宜揚之也過

則匡之匡正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自王以

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

為書謂大史君舉必書瞽為詩為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

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聞君過失傳告

大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從而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

其貨物以示所貴尚也

百工獻藝

獻其伎藝以喻政事也

天之愛

民其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肆放也

以從其

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

王者曰以示玉人

玉人能治王者

玉人以為寶也故

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亦以玉為寶

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誓首而

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

言必為盜所害

納此以

請死

請免死

子罕實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

攻治也

富而後使復其所

賣玉得富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也

季

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

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

詰治也

武

仲曰不可詰也訖又不能季孫曰子為司寇

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

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

吾盜謂國中盜也

子為正卿而

來外盜使統去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

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也其從者

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

邑其次皂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皂至牧其小者衣裳劔

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統也聞之

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

明徵也微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

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

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

其所也又可禁乎

晉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欒盈之黨囚叔向

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不應樂王鮒晉

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曰必邾大夫邾大夫邾奚

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

子吾子不許邾大夫所不能也何為也叔向

曰邾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

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也

夫子覺者也

正覺較然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

王鮒對曰不弃其親有焉

言叔向篤親親於必與叔處同謀於

是邾奚老矣

老去公族大夫

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

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

孫保賴之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

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

免其身

壹以弟故

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鮒趣而禹

興

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也

管蔡為戮周公右王

言兄弟非不相

也及

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乎子為善誰敢

不勉多殺何為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公而

免之

共載入見公也

不見叔向而歸

言為國非私叔向也

叔向

亦不告免焉而朝

不告謝之明不為已

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

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

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

之愛我疾疾也

志相順從身之害

孟孫之惡我藥石

也

志相違戾猶藥石療疾

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愈已

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

棠公齊棠

夫

邑丈棠公死武子取之

武子崔杼

莊公通焉驟如

崔氏崔杼殺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難

而

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言已

與衆臣

無異也

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自謂無罪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

言安可歸也

君民者豈以後

人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

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也

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也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

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謂以公義死亡也

若為己死而

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

當其禍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以公尸

興三踊

而出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

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

也知問為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

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

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今吾見其心矣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

伍舉與聲子相善聲子子朝子也伍舉奔晉

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曰

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

則賢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

也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

獨無族姻乎夫謂晉也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

歸生聞之歸生名也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

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

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

善人則國從之從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懼失善也經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古之治民者

勸賞而畏刑

樂行賞而憚用刑也

恤民不倦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

順天時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

飲賜

飲厭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

此以知其勸賞也

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

不舉盛饌也

此以知

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

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

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

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在文十四年

晉人以為謀主

主繞角之役楚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

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

也

不是其曲直

雍子奔晉晉人以為謀主彭城之

役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在元年

楚失

東夷則雍子之為也

楚東小國見楚子不能救彭城皆叛也

子

反與子靈爭夏姬

子靈巫臣

子靈奔晉晉人以為

謀主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楚疲於奔命至今

為患則子靈之為也

事見成七年

若敖之亂伯賁

之子賁皇奔晉晉人以為謀主鄢陵之役

在成

十六年

楚師大敗王夷師燔

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

鄭

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

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椒舉娶

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

汝實遣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

以舉才能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

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為會於宋

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襲甲

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

伯

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

夫諸侯望信於楚也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

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

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

退

大宰伯州犁

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

逞志而弃信志其逞乎信亡何以及三

明年子木

死也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

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也若合諸卿以為不

信必不捷矣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

僭濟之

濟成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子何懼焉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君孫功加享賞故謙言免

死之邑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

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

慈和而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

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

天生五材

金木水火土也

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

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

人以興

謂湯武

亂人以廢

謂桀紂

廢興存亡會明

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

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

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

削賞左師之書

左師辭邑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

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也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

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

必及子焉昭四年豎牛作亂

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

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

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

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

去身之偏刈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

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鄭子皮授子產政使

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分部也上下有服公卿大夫

服不田有封洫封疆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

五家相保也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

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

冠而緒之緒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也取我田疇而伍之

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為疇及三年又誦之曰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

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

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校學之名也以論執政

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

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

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

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

怨為忠善則怨為忠善則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也豈

不遽止然猶防川也遽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

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不如吾聞

而藥之以為已藥石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

之信可事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

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

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

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子產曰

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

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

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

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

子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製裁大官大邑身之

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官言

邑之重多於義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入學

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

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

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敵吾聞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

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

邑所以庇身也吾遠而慢之慢易微子言之吾

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

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自今

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也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

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

言語瞻視雖行步不常

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乎公曰何以知之

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

棣棣當而閑也選猶數也

言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内外大小之道皆有威儀也周書

數文王之德

選書

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言畏而愛之也詩言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

則而象之也

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

紂囚文王

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可謂愛之矣文王伐崇

再駕而降爲臣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

而蠻夷帥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天下誦

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行至今爲法可

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

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

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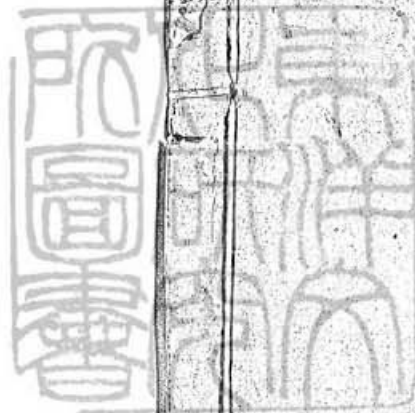
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

紀伊德川

氏藏板記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